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九五・集部・別集類

乾初先生遺集四十七卷（文集十八卷、別集十七卷存十三卷、詩集十二卷）首一卷外編一卷

（文集卷五至外編卷一）〔清〕陳 確撰……………一

霜紅龕集四十卷附錄三卷年譜一卷（卷一至卷四十）〔清〕傅 山撰……………四三九

乾初先生遺集卷五

海寧陳確著

族兄孫敬璋編校

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聖人非人耶亦人也使聖而非人也則可聖亦人也則人亦盡聖也何為不可至哉雖聖乎人之性曾無毫末之加焉則人之未至于聖者猶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謂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謂之器也然則以非人為

論

聖人一

卷之五

語乎夫齊人之為齊語也直不學楚語已矣人之為聖人也直不為禽獸已矣以齊人而學楚語尚可以齊人而學齊語反不可其誰信之以人而入于非人尚可以人而完其為人反不可又誰信之以為有生質之限乎吾未見參之魯邇有過于賜之達求之藝也紂之強敏辯智遠出箕微周武諸人下也然參不害為賢而紂無救于暴則何生質之足恃哉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與貴若矣然而賈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貴彼制于天者而猶若是而況制于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富貴之

謂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聖學之謂也夫求富貴而不得猶不失為貧賤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憤焉若夫不為聖人直為非人而已而人顧莫之學學之可必至而猶弗之學也是必下愚而已矣謂己不可自誣也謂人不可誣人也吾既未免於自誣矣而又敢以誣人乎哉愚請效其法善者不自善也自善焉必不善矣故惡者亦不自惡也自惡焉必不惡矣故惡不自惡惡必極善不自善善必至至善焉而聖矣

論

聖人二

卷之五

死節論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於義之為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人不可罔生夫不可罔死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非無死節也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非多死節也無真死節者故爭以死節市也何以言之死生極平常事人誰不死絕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為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欲所欲義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皆推極言之故義可兼取則生有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大不必殺也由賜不知並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仲之仁而終黜匹夫匹婦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之三仁惟有一死然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者終與微箕同宿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祿窮餓西山孔子稱其求仁得仁蓋紂雖暴君也武雖聖臣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辭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寧復知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為稱首嗚呼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

矣然二子之義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一死之為快也使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子不如信子長不夫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凜然照耀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道遂西山終老夷齊之節所以稱聖也而復何忼慨之足云凡言餓者只是窮困之辭孔子稱夷齊與齊景之千駟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咏詩歎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飽不飽謂之餒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殉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如真餓死則死大於餓不但當稱其餓也論孟並稱夷齊不一及死孔序逸民孟子曰清聖推求義蘊二子生平盡于此矣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二子者已皆瞶瞶期耄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夷齊安得獨不死只是不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後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鋏趨死如鶩曾不之悔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

國顧是非惟一死之為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門投節无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禮傷化莫過于此近世靖難之禍益為慘毒方練之族竟踰千百一人成名九族捭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尤眾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夫人勿為且人之賢不肖生平俱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姦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案者真可痛也即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邾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齊衰

節三

卷五

末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真死節者也即向所舉徽其夷齊之節各有攸歸徽箕志存宗祀故受國而不辭夷齊志扶綱常故辭祿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只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差芒忽也若由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大鮮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由斯別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名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于古

人則百人之中未易一二見也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粟日用靡間猶難言純熟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節許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者不可過大不可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令罕其入子固云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蓋言中節之難也深矣乎子之言節顧不甚便于天下之苟生者耶曰君子且不可苟死況可苟生不苟貧賤况苟富貴生君子之於生無所苟而已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死生者

節四

卷五

貧賤富貴之推也貧賤富貴者一終食之積也終食且不可違况貧賤富貴乎況生死乎

養生送死論上 丙申

作古字

八行徒
南宮
作從

吳裒仲嘗言為母夫人作壽麗沙方而重漆猶若以
為未工吾深嘉之因勸其母過禮非以茲事具可苟
簡蓋謂人子之事父母猶有虛實之分其於元本作確與
裒仲皆幸有母宜先務盡其實故歸作此論以貽裒
仲而交勉之夫以見讀聖賢書者猶有當體之於言
外者耳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吳秋浦先
生曰養生送死未遂畢人子之事祝子生日劉先生過之祝

養生一

子傷二人早背恨欲報之无由先生曰子之身即父母之身
身在即父母在今當愛重此身為其遂者大者二先生之言
所以責備人子之身者至無窮也養生送死且未足畢人子
之事况并養生送死而未一盡其事乎孟子此言夫為養生
之事從容易盡送死之事倉卒難盡故云然耳非真為養生
事小而人子遂可忽視之也難盡者且當克盡況易盡者而
實未嘗盡乎故即孟子之言學者不善理會夫誤害事由確
論之惟養生功夫是父母切實受用處至于送死雖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而在人子皆發于實心在父母則盡是虛文矣

語云椎牛而饗墓不若難豚之遠行此最傷心之言蓋既當
善養口體尤當善養其志既欲尊親之心又欲納親于道是
為難耳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然則人子之事又孰有
大於此者乎或曰舜不幸處人倫之變故底豫為難他人則
不然確曰子如此說書真所謂貽古人言下者蓋心有精麗
而境無順逆人子之事父母不論處常處變其實皆有難盡
處雖文王之事王季武周之事文王觀其用心時有皇皇若
不足者此孝道之大所以通于天下也豈惟大舜一人為然
哉或人憬然曰吾他日殆未嘗讀書

養生二

養生送死論下

沈朗思嘗致確書傷子道之未盡因稱古人之孝有行傭供母身無完衣而其親口極滋味者願學焉而未能也確深感其言隨畲以子父一體烏有人子身無完衣而父母口極滋味能下嚥者乎由君子觀之正與割股寢冰十年廬墓等事相類沈子自有沈子之孝不必以彼易此也而先友吳仲木嘗同確遊山陰傷倪鴻寶先生之喪久而未舉詰其子曰舉此須二千金以上故難之嗟乎塋如其費也亦不若不塋之愈也辟養生者必日食萬錢以為孝則為人子者殆矣而父母大且必不尋食矣作養生送死論下樊遲問無違之孝子曰生事之以禮以塋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三家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故三家之僭廟樂本欲以光榮祖考由今人言之必羣誇為孝者之事而子皆淡譏之何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而還塋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禮故非不近人情者庸德之行愚夫婦

與知能焉不大坦然共由者歟昔者孔子孟子皆遠事母而

學者無所稱述非以孔孟之養生為不若子路而喪或不若子皋與曾子者也人子之於父母非求名聲之地故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焉乎用吾情禮所尊為則為之力所能為則為之即力所能為而禮有所不尊為禮所尊為而力有所不能為者雖聖人弗為如是而已子思子之所為必誠必信云者必盡其禮盡其力之謂而非能深求于力禮之外也深求于力禮之外者即為不用吾情而大乖誠信之道矣禮所尊為而不為謂之儉不尊為而為之謂之僭力所能為而不為謂之偷不能為而為之謂之愚二者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孝子之于父母推其心可以無所不至而不能有所止故喪三年而畢也故賢人之孝近名聖人之孝無名然則舜之大孝非歟曰舜不幸而有其名者也然則文王世子之孝非歟曰文王世子之行皆小子之所有事後儒述之以為鵠于天下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也子皋之法血三年曾子之水漿不入口七日非歟曰此君子之過然非以求為此名也後人學之則其心有不可知者矣是故學獨行之士不若學守禮之士參力禮而盡心焉則中庸可庶幾矣故賢

者俛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也夫禮豈不近人情者哉

學者以治生為本論 丙申

學問之道無他奇異有國者守其國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謂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內事仰事頌育決不可責之他人則勤儉治生洵是學人本事而或者疑其言之有弊不知學者治生絕非世俗營營苟苟之謂即莘野一介不取予學術無非道義也余士鮮不謂明道義而學未切實則所為非道之道非義之義夫往往由之而不自知要之辨此夫自不難周官既定為量出入之法極明白易守自天子至庶人孰能違之中庸又指行素二字即同周官之指而語尤近道能之即居易之君子不能即行險之小人大學之生眾食寡為疾用舒孟子之易田疇薄稅飲食時用禮並極詳至 足民之道即足國 有國者違之必失其國有家者違之必失其家有身者違之必失其身 所謂失非必皆敗亡與錢成也凡因貧而苟為非義者皆是 雖所失大小不同其為累畢于祖宗尊卑于聖賢則一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溪淵如履薄冰斯之謂矣而豈具一手一足云爾哉 曾子啓手足蓋使視其時解以全膚體為孝非是如此解則天下何多孝子耶忠臣孝子是一是二偷生與成義孰為無忝孰為辱親儒者必有能辨之矣 確嘗以讀書治生為對謂二者具 元本 學人之本事而

治生尤切于讀書然第如去俗之讀書治生而已則讀書非讀書也務博而已矣口耳而已矣苟求榮利而已矣治生非治生也知有己不知有人而已矣知有妻子不知有父母兄弟而已矣而又何學之云乎故不能讀書不能治生者必不可謂之學而但能讀書但能治生者夫必不可謂之學唯真志于學者則必能讀書必能治生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為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而待養于人者哉魯齋此言為學者而發故知其言之無弊而體其言者或不能無弊耳然則當何以拯之曰治生以學為本

治生二

卷之五

嘆乎士苟志學則豈唯能讀書治生而已哉脩齊治平悉於斯焉取之而有未能者夫必不可謂之學故曰士惟志學而已矣

產論述

自井投之澤哀而民裸悔產則人智有巧拙力有贏絀惟田與宅轉相買賣雖仁人君子不能以自止也而忠恕之論大可笑而採述焉其交從之則太和之世也雖一聽之夫靡爭之理也不大善乎其一在衰子之論遠業也其一在木子之論近質也吳震仲曰雖先世之產而原主求加甚者至求贖遂許之則執不可以復止也其拒之夫終為重財產而薄鄉舊也雖然吾寧失財產毋失鄉舊也確曰仁哉震子吾於世未聞斯論也孖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吳仲木曰雖先世之產不尋已而變質向人大寧贖毋加耳確曰智哉木子雖贖之不可而夫止耳而況可加乎或聞之而嘆曰危夫陳子之論贖之不可而夫止則是有賣而無贖也則坐而產盡矣陳子曰嘆哉贖之不可而況可賣乎且謂贖之不可而夫止者是贖之可而不止者也由僕之言將無一賣而猶有半贖是愈固吾產而已矣而何危陳子之論乎若贖之不可而不止爭道也君子而爭乎哉夫孰使賣之而必贖之而至爭乎或曰吁賣豈尋已者耶確曰固也其非得已也雖然管先王井授之時斯民獨无一不尋已之事者乎而賣之乎且吾有田

有宅而猶有不尋己之事而必賣之彼无田宅之窮民不尋己之事疑若有甚焉者而又安尋而賣之或曰不然有田有宅則大有田宅之累故不尋己之事彌多確曰今天質產者謂必宜贖受質者謂必无贖子以彼二人之心為其利耶為其累耶夫為其利而已矣豈曰无累然平情而言之猶累三而利七也且吾既受其利而惡尋該辭其累獨不當豫有以計之耶而漫云不尋己耶豈惟田宅有累雖父母妻子夫皆有累斯固生人之所必不能免也如是則奚以解向者哀子重產之誚確曰財產可重也而不可重也夫可輕也而不可

產二

續修四庫全書

輕也惟其義而已惟義故輕財產惟義故重財產卑者知重高者知輕蔽一而已然則重之可謂善繼述乎曰未可也能重之猶能輕之而已耳輕之遂可謂能幹蠶乎故惟輕重之盡義者斯善矣是則由哀子之言將無勿贖也無勿加也由木子之言將无一贖也無一加也由二子之言將無勿輕也由吾子之言將无勿重也而吾子又何以一之乎曰若僕與二子之言則已無不一矣蓋惟其待己也刻者則必其待人也恕者是二子之言固無弗一也夫唯其於財產也重者而後能於財產也輕者是僕與二子之言又無勿一也或曰何

謂也雖先世之產而退而論之莫不有主焉以必不可賣之產供無不可贖之求是矛盾之說也奚其一將皆許之是無賣之名有賣之實也奚其重確突而謂之曰固矣乎吾子之論輕重夫苟吾能重之夫奚之而不重雖輕夫重矣奚其二雖贖之必更置之雖贖十而置五猶不可不置也積五之入而徐待其盈焉是有贖之名無贖之實也奚其勿重且吾所以仁哀子之言者固非無不贖無不加之云也猶之謂贖之不可而夫止者非端不可而已也故鬻主之後不必皆有餘故不己贖而人贖必不可也是故有勿贖者也不必皆有餘夫不必皆不知止然不知止夫不可也是故有勿加者而吾子何患之淡也贖產是極美事當成其美加價是極苦事當諒其苦確嘗稱是言於人而莫吾悅也患無哀子之心耳奚患為之而自困乎故產有以義贖有以義辭有以情贖大有以情辭權客主之情義而淡求其中是未可以一言盡故曰存是心而酌處之其可也

產三

續修四庫全書

雒蜀論 戊戌

傳稱司馬溫公之喪諸臣會有慶賀禮事

元本作禮畢欲往弔伊

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云不言歌則不哭子瞻曰

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仇隙以及于

黨禍戴山先生曰只一怒字便毒流區夏洪水滔天痛哉言

乎而論者多右伊川謂蜀黨侵鄰之兵洛黨應敵之兵然乎

否歟夫事理則有曲直怨隙則有小大兵端則有先後昭然

在人耳目不可掩也衛侯當祭聞臣柳莊死請于尸不釋服

而往穰仲遂弑逆之臣罪不容誅春秋于其死而禮之曰壬

論

雒蜀一

卷之五

午猶繹以譏魯君臣之不恤喪也莫尊于君莫重于祭祭有

樂歌歌哭不同日之言難以云矣溫公為國元臣朝野倚重

一旦薨逝普天震驚兩宮哀慟即日親臨其喪執諸臣而敢

後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爾日京師為之罷市無不鬻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况伊川有同位之誼知己之感者哉伊川

而無人心也者則可伊川而猶有人心者匍匐往弔宜不待

人言之畢矣顧迺循循然為哭則不歌之言假有父兄死而

子弟聞喪適當慶會不知還變歌聲為哭聲耶且徐徐俟之

明日耶伊川之言其不通理已甚矣子瞻憤中惻誠不為無

過然是口語之傷非有不解之仇置若勿聞可也從而謝焉

請向者引經之誤尤改過不吝之美賢者之事也若之何怒

聞言而怒是陋人之態村巷婦女之恒情而非賢士君子之

養也徒以語言細故輒相憤爭禍貽人國此向者康蘭之所

羞曾學道君子而甘為之乎且當時發難者實伊川門人賈

易朱光庭等先出疏攻子瞻而論者謂之應敵失其實矣伊

川不知是解贖也知而不問是黨比也伊川而非賢者則可

伊川而誠賢者何以解于天下後世哉且伊川固以子瞻文

章之士未嘗學道直世俗視之者而已兄弟則實以古學自

論

雒蜀二

卷之五

任得千聖不傳之秘所謂天下之一人也嘗言他人喫飯說

脊梁過頤兄弟喫飯說脊梁過當時諸賢蓋復有及之者乎

惟賢者有包含之量惟賢者之於世俗尤有弘恕之心非然

者與庸眾何異而相攻不已斯其失豈直從脊梁過已耶歌

哭之議自取侮也怒人議已惡聞過也徒黨相攻樹私敵也

賈三拙矣春秋責備賢者於子瞻又何譏焉邛文莊有云彼

徒以文章自鳴功名建事者鄙同伐異無足恠也若夫以斯

文為己任自謂繼千秋之絕學者而大視其徒為之而不抹

正何哉斯言諒矣確夫每痛山陰先生之言竊謂怒字若真

則道學是假雖伊川復生將奚以雪斯言也

補雒蜀論後

國忌行香伊川令具素饌東坡不欲曲在東坡歌哭之議
曲在伊川是非各不相捨伊川凡事欲守古禮雖未必盡
當東坡每加玩侮斯誠東坡之過至以奸目之尤過言者
乃撫其策問制詞為謗訕以相報復則可笑矣秦有誅謗
之罪漢祖除之光於史冊而言者欲以此陷士大夫并陷
朝廷耶東坡雖不脩小節而表裏洞然忠直一節卓乎君
子之徒伊川有意聖人之學而失之固滯正如熙豐君臣
間求治太急所講者未嘗非周官之政而格格難行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也

雒蜀三
卷之六

分三秦論

鴻門之會范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卒為所滅已而羽分天
下欲歸楚侯生說羽留都咸陽羽不聽而烹之自棄天下之
形勝而歸楚日削以至於亡然則二人之言皆未為非計乎
然不出湯于夏臺紂不出文于羑里并收其諸子二主者遂
終不亡天下乎關中雖固子嬰何以係組三秦之亡何以不
旋踵乎使羽終殺沛公則不義自都關中則不信秦信違義
而背叛天下之共主以自行其智雖得天下其亡益速亞父
侯生智皆不出眉睫死安足惜哉羽既縱沛公而又能如約
天下之大公也蓋當是時天下之大勢已略定矣楚之強已
無敵於天下矣羽雖歸楚脩德行仁益收天下之賢者以自
輔則强者益強天下無事則我晏然終為天下之盟主有事
則驅天下而之楚義帝雖在沛公雖據上游莫我能禁也而
汲汲然弑天下之共主以啟諸侯之兵又猜賢遠忠以自棄
其藩輔子然獨夫天下雖無沛公羽雖據關中其亡自若也
羽既燒秦宮室心思東歸而又恐天下之豪傑者居之據天
下之形勝以圖我故負義帝之約棄沛公于巴蜀而使三人
者分之分則全秦之勢析而不足以為強雖三秦益強而三

三秦一
卷之六

人皆深德我是益楚之強也不能守則楚因而取之雖分猶弗分也此楚之智也而向之韓都尉固已傳檄而定之矣故曰楚之王亡不在秦之分不分也

三秦二

柳州論 戊戌

子厚失足當時路不復振吾讀其文論其世未嘗不深痛之意劉柳諸子大概如崇禎之季魏學濂吳爾璵周鍾陳名夏一流人不過文彩顰浮之士高自標置平時妄以功業相期急難則以節義自負胸氣激昂目無流輩故流輩大深嫉之使其昇時用事互相煽引其聲勢或更過劉柳當年無疑也卒之從賊如鶯口奚解鍾允浮濫故正其罪而死議者猶或寬之非為鍾寬夫毅然爭欲正鍾之罪而殺之者未知其何以自達于鍾也濂悔恨而死璵從史閣部同以王事獨名夏致身清朝功庸甚著而夫不免於死方名夏蜚聲端宇天下莫不賢之頌美于確者不止一人人不止一詞確笑而未之答也向使吳魏諸子與名夏易地而處庸知其能皆出名夏下然則士大夫何可以一節概其平生哉子厚雖廢使能稍屈意時貴未必不如名夏之復振即使復振而以子厚居夸自父之所導行之其功能德惠夫必百于名夏於其為刺史可見矣而子厚寧為彼不為此是為賢耳吾故讀其文服其材與識于其路不復振益重其為人知柳州之子厚去向者禮部之子厚遠矣或曰子厚將終尋為君子人矣乎

確大不敢謂不然也

弘光間士大夫切齒逆賊一案如周魏諸君嘗恨不食其肉及名夏折節見美順治間則又莫不賢之惟恐不尋于名夏也所謂是非之公大率如此故因論柳州茲及之自記

柳州二

卷之四

異端論

異端而自為異端焉不必辯也吾道而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辯矣異端而人知其為異端焉不必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翫世益深而人猶未覺其為異端焉斯不可不亟辨矣異端而人知其為異端焉者佛老是也異端之倍道益甚翫世益深而人莫覺其為異端焉者舜師之說是也異端而自為異端焉者佛之為佛老之為老是也吾道而異端焉者大學之教是也吾之辨之豈專已乎至夫二氏之說則有唐以來諸大儒辨之已詳後雖有辨者弗之能過矣不辨可矣然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橫也則奈何曰此非二氏之罪而吾儒之罪也辟夸狄而入處中國非夸狄之罪而中國之罪也中國之大而無人焉主之則夸狄入而主之矣吾儒而無人焉則二氏之徒日繁而其教日益橫也大執所必至矣又何尤焉吾悲學者不已之憂而憂二氏日喋喋焉曰爾老也異端也爾佛也異端之尤者也雖敵而舌乎奚補于吾道而奚損于二氏此何異山海之窮寇自號為義師以殃民毒衆而倖萬不可必之功者哉然則子之闢莠說大學也何以異于彼確曰然賊自內出者也故攻之猶之自治之道焉耳雖然

異端一

卷之四

自今以注敢不惟己之憂而徒滋夫口

廣樂志論

使身有暇時餘力耕田讀書堂上有垂白之親室中無交謫之婦兄弟和樂子孫善良聖明之君不苦我以官爵直諒之爰嘗效我以箴規悟已往之猶非而問學日進覺後來者居上而英賢輩生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未忘夙夜之懼少紓俛仰之慙加以年穀屢登里俗淳厚盜賊不聞于境疾疢不作于身官賦登完私逋漸減足達不至于府縣杖履偶涉于林泉雖公侯之榮姬姜之樂何足以加茲若夫瘠產頒給饘粥敝廬略蔽風雨省事以謝僮僕緩步以當舟車親賓歡薄賸之供妻孥甘苦身之役則吾事既濟吾志彌康又安能舍素位之怡愉而慕雅流之逸豫者哉

論

吳瑞二

廣樂志論

論

樂志

廣樂志論

子惑論

今世之不善養父母者嘗有詞矣吾塞耳不忍聽也曰吾非不欲孝吾父母也奈父母之于兄弟厚而於吾獨薄也曰吾祖宗之業吾父盡廢之而不我遺也吾何以爲孝嗟乎以市道交人猶惡之況於以市道事吾父母乎雖然夫大何市道之有所謂市道較利悉錙銖而無爽也今父母之利其子矣若而一旦忘之反誅責之無已時夫市道益遠矣今有強賊操刀以擬人曰若愛身乎愛金乎則應之者無愚智皆知棄其金何者身重于金也今迺忘其所受於親之身而厚責其

論

子惑一

子惑一

孰非吾親之遺也故即以市道事吾親乎猶致孝之不暇而嗷嗷焉何爲者也父母之于子無弗愛也不然則是吾之不肖也不然則是大舜我而閔子我也恩至厚也德至大也敢不敬承之也乎昔者瞽瞍驕象而增其傲懼舜而增其德故舜之所以升聞者無他也師錫帝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則舜之所以譽後以父母兄弟故也而曰瞽瞍之愛舜不如愛象吾不信也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是善承天者也而愚者不知謂天之於我獨薄也斯自棄棄天終為戮而已矣故父母猶天然天之於物也有生有殺歸于生之而已矣父母之于子有愛有慈歸于愛之而已矣而何憾焉且父母之厚吾兄弟者吾兄弟也他人有厚吾兄弟者吾深德之父母之厚吾兄弟而吾反深怨之均之爲厚吾兄弟又加之以父母之親而曾不得愛他人之德而更有深於仇人之怨則惑之甚者也

論

子惑二

子惑二